

微笑的苹果

陈礼贤 著



乡村书系列 /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I28/
J912410

微笑的苹果

陈礼贤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微笑的苹果 / 陈礼贤著. -- 乌鲁木齐 :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, 2011

(乡村书系列)

ISBN 978-7-5469-1511-1

I. ①微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76471 号

策 划 王 族
责任编辑 王 族
插 图 任宪生
封面设计 唐梦颖

微笑的苹果

作 者 陈礼贤
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地 址 乌鲁木齐市西北路 1085 号
邮 编 830000
制 作 乌鲁木齐标杆集书刊设计有限公司
发 行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16
字 数 250 千字
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69-1511-1
定 价 28.00 元

自序：我一直生活在这个村子

陈礼贤

三十八岁那年的二零零二年，我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这样的话：“从小到大，我一直生活在我们这个村子，到现在已经整整三十八年了。”但是，在另一篇文章里我又这样说：“离开村子那年我二十八岁……”——这就出现一个问题，两种说法相互矛盾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我得在这里解释清楚。

确切地说，我早已不在我们那个村子生活了。自从十五岁那年考入县城里的师范学校，我开始脱离农村了。脱离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：最初，教书的学校距家不远，每到周末，自觉回家帮父母干活——这一阶段是在二十八岁以前，农活干得还熟练。后来调到距家稍远的学校去了，又处朋友了，一月甚至两月才回家一次，后来，只在农忙和寒暑假才回家——这一阶段在二十八岁至三十六岁，农活干得很少了。再后来，父母去世，我也由乡镇到了城市，好几年也难得回家一次，农活当然是从此丢开了——这是三十六岁以后的事。

所以，归纳起来就是这样：我在“我们这个村子”生活的时间顶多也就十五年。说在村子里过了“二十八年”或者“三十八年”，那是不确切的。

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还说“一直生活在这个村子”呢？我想，这里还有一个情况必须说明：我在十五岁以前就把除耕田犁地之外的所有农活都学会了，而且从上文知道，这些农活，我一直干到三十六岁。也许，我不如一个地道的农民干得那

样多，那样好，但是，我在干。一个干着农活的人，他即使西装革履，骨子里头还是一个农民。我承认我是个农民，我身上始终散发着农民的气息。

从农村出来之后，人虽然在外面的世界游走，心却一直跟村庄连在一起。到城市的最初一两年里，我一直思乡，忧郁，孤独……有那么几次，我差点就要回去了。你看，这个村子对我的影响有多大。它养育了我，塑造了我，我的一切都与它相关，不管走到哪儿，我都摆脱不了它。我身上总带着村庄的气息和影子。

说到这里，我想你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。对于这个村庄，我不能简单地说“忘不了它”，这样说，总有些隔，而“一直生活在这个村子”，才是我真切的感受。于是我就照我内心的感受说了：“从小到大，我一直生活在这个村子……”

下面说说“我们这个村子”吧。它在什么地方呢，在四川通江县三合乡境内一座山梁上，名叫“三脚湾”——这名字有点古怪，之所以这么叫，是因为村口有一块三只脚的石头立在那儿；这石头是天然的，立在那儿不知多少年了。

这个集子中的文字都是写这个村子的。你看了，或许觉得这地方不错。其实，这是一个游子思乡时写的，带一些梦幻色彩，与实际情形是有差异的。

三脚湾很偏僻，是一脚踏两县的地方——从村口出发朝东走，下河，上坡，翻一座小山，不消一个小时就到了邻县平昌的地界。那里是山地，山大沟多，交通不便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，一条机耕道从二十里外的乡镇绕过来，算是与外界沟通了，但那路既窄且陡，又翻山越岭，七拐八折，行车不仅费时，而且危险，故少有车来，有车也不载人，村里人去乡镇赶场，都是肩挑背扛，徒步行走于山间的羊肠小道，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。因为地处山梁，遇上天旱少雨的年景，人畜饮水艰难，稻麦常常欠收……总而言之，并不是什么充满诗情画意的地方。

但这里满山是树，多鸟兽，空气清新，环境幽静，民风淳朴，住在这里的几十户人家，都是陈姓子孙，无论男女皆以叔伯兄弟姑嫂姐妹相称，和睦相处，如同一家。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。

我在这个既苦寒又温情的村子生长，自小就放牛、割草、砍柴、挑粪、种地……吃过苦，也尝过甜，有过悲，也有过喜，值得回味的东西很多，本书收录的这些文字，是记忆中的一鳞半爪……好了，不多说，你打开看看吧，看了就明白。

自序：我一直生活在这个村子

1/ 闲散的时光

27 采菌采药

31 杂忆

151 过年闹事

247 房前屋后

247 生活与诗歌

307 我的手工

347 两枚河卵石

427 秋天响几个铜铃

467 天竺山下

49/ 神田的父亲

507 神田的父亲

557 父亲干活的樣子

627 父亲

727 母亲的干草架

777 那时，我们不知道母亲在流泪

847 一些往事

977 土地精英

目 录

1/ 自序:我一直生活在这个村子

1/ 闲散的时光

2/ 菜园杂记

8/ 瓜们

16/ 过年的零食

20/ 房前屋后

24/ 生活与游戏

30/ 我的手工

34/ 闲散的时光

42/ 秋天的几个细节

46/ 太阳底下

49/ 种田的父亲

50/ 种田的父亲

55/ 父亲干活的样子

60/ 父亲

70/ 母亲的手工活

77/ 那时,我们不知道母亲在流泪

84/ 一些农具

97/ 土地档案

101/ 那些田地

106/ 消失的田地

111/ 村里的秘密

112/ 村里的秘密

117/ 村里的手艺人

125/ 三角湾的日常生活

133/ 某个夜晚的三件事

140/ 神秘的村庄

148/ 我们的路

157/ 牲畜们的一些事

158/ 发生在院子里的事

165/ 我们家的鸡狗牛

169/ 牲畜们的一些事

186/ 陈三木和他的猪

191/ 一样都不能少

198/ 趣闻录

209/ 微笑的苹果

210/ 从乡村来到城市

217/ 像不像个城里人

223/ 城市边缘

228/ 在别人的村子里

236/ 看望村庄

242/ 回家

菜园杂记

苗圃

初春，屋边的杨树上还没冒出花苞，母亲就走进菜园，开始整理苗圃，准备育苗了。

在母亲看来，育苗——让种子在土里发芽并生出秧苗，就跟女人生养孩子一样，须小心侍候。她先在园里选地。地不大，就是簸箕那么大一片，但必须是土壤肥、色泽好、水分足的熟土。“母壮儿强。好土才能长出好苗。”母亲这样说。

地选好了，将其中的瓦砾、树枝、草茎等一应杂质清除，把泥土打得碎碎的，都成细沫了，再和上干粪，拌匀——好了，苗圃——秧苗的“产床”就算准备好了。

过几天，节令到了，母亲提着装了各色种子的小布袋到园里播种。那么小的一片地，这时又分为若干小块，一块种南瓜子，一块种丝瓜，一块种辣椒，一块种向日葵……母亲蹲在地边，把各式各样的种子均匀地撒在苗床上，再施肥，再盖泥土。小心仔细，专注入神，仿佛是自家的女儿生养孩子，她心里有些担心，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。

种子都下了地，再挑些稠的稀的粪来，饱饱地灌上——这一则是施肥，二则是滋

润泥土——最后盖上地膜。至此，所有的工序才算做完。

余下一段日子，就静静等着土地生育了。

过几天，某一日早上起来一看，地里就突然冒出大片的绿来——满地密密的秧苗，矮矮的个头，小小的叶，而茎却是壮硕的，仿佛刚生下来的娃娃，胳膊和腿都短，却肥肥胖胖，细皮嫩肉，油光水滑。幼苗这样可爱，惹得我们心里发痒，忍不住拿手去摸，——要不是母亲呵斥，我们甚至要悄悄将它偷到另一个地方去私下养育……

不过，这都是十年前的事了。母亲去世已经十年了。

豇豆

有阳光雨露的滋润，秧苗在风里飞快地长着，好像只是眨眼的功夫，都大了。

最先大起来的当然是叶片。叶子那样饱满而滑润，让人想起女孩子悄然鼓起来的胸；温润而缠绵的叶脉，让人想到她们温情的肌肤；而那些躲在叶子后面尚未打开的花骨朵，正是她们含羞的小嘴。

一天早晨，母亲和妹妹走进菜园，把秧苗移植到其他地里。移植秧苗，跟女孩子的“出嫁”类似，这样的事，每年都是由母亲和妹妹她们去做的。

被移栽出去的秧苗，就像成熟的女子，各展姿态。豇豆、丝瓜和南瓜，都是些很妖魅的女子了，她们心中早有了无数念头，见了竹木搭成的架子，就在风中把身子探来探去，迫不及待地伸出藤蔓，——她们的藤蔓如纤纤素手，不动声色，一丝一丝用她们的柔情缠着一个什么，细细密密地，缠住了，就决不松手。看那样子，很有心计和手段，就像那些傍大款的女子。

豇豆的样子很好看。长长的腰身，很苗条。风一吹，在叶子间一拂一拂的，腰肢灵活，很有风韵的样子。

茄子

园子里的菜都是种来吃的,就说些吃的事。

茄子可以生吃。虽然有点微辣,味道还是不错。下午放学回家的孩子,两碗稀饭喝进去,还觉得肚子有些空,就去屋边菜地里转上一圈,出来时手里抓着两个嫩茄子,一边走一边吃。我小时候也是这样。

茄肉呈絮状,吃在嘴里有些涩的感觉。

茄子大多是长圆形,刚长起来是端直的,长着长着就弯曲起来。看它们像弯弯的牛角挂在植株上,我们就去地里把它摘回来。

它的表皮黑紫,泛着亮光,看起来逗人爱。小时候,我们给村里一个同伴取了“茄子”的浑名,因为他的脸是黑里透着光的。

地里的茄子多得吃不完的时候,我们就摘回来破开,用开水烫个半熟,拿到太阳里暴晒,晒干后装好。到了冬天,外面一地白雪,屋里烧起旺盛的火来,用干茄子炖猪蹄或者猪骨头,吃来感觉真是好得不能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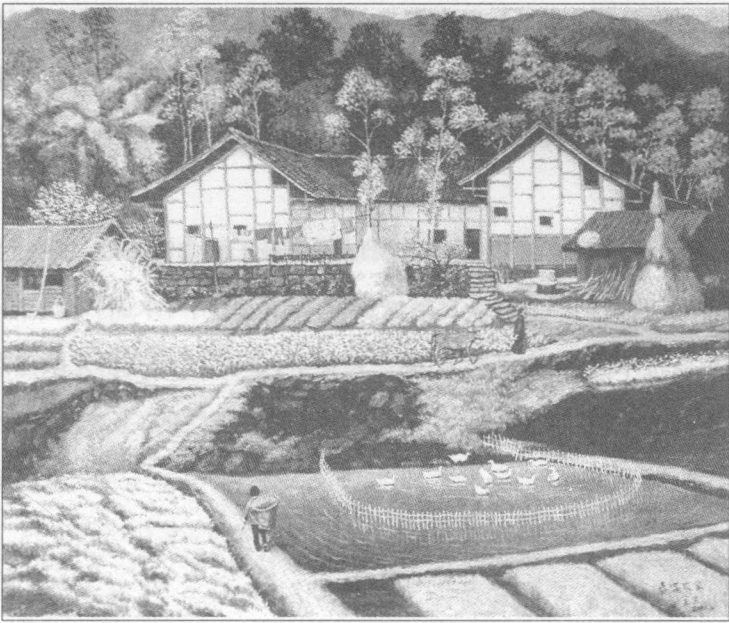
茄子的植株不高,开紫色的小花。

辣椒

辣椒的品种很多,我们只种过三四样。都很辣,所以不能生吃。听说湖南人是生吃辣椒的,我估计,他们吃的不是我们种的这些……太辣了,恐怕难以直接入口。

我们小时候,母亲总是很忙,常常刚从地里回来就忙忙慌慌到灶屋做饭,炒菜时才记起没有辣椒,叫我们快去地里摘。幸好菜地在屋边,我们很快摘一大把回来,正好赶上用。母亲将它们洗净,切成丝,下锅,“刷”的一阵爆炒。满屋都

地上起霜：到了春夏，我们去田埂放牛，常常在田边地角看见它的踪影。那些野猪虽
能出没林中，却极喜平畴稼穡。一得空处便钻透到，草在枯刈，则更得米出所
一寸担挑地起高，翻来转去的，在田间耕种的，今年明年亦无小事，那田间或从
西所的本原不更照，一半原无像仲天，翻来转去的，在田间耕种的，今年明年亦无小事，那田间或从
来，或者并一些豆麦籽米下饭，滋味却也不错。那田间或从耕种的本原不更照，一半原无像仲天，翻来转去的，在田间耕种的，今年明年亦无小事，那田间或从



任宪生作品

的湖塘不伴一许，菜根连那根根细小，菜根的委么根了习，那田菜大个一县最大
，县常派，我根料不，习主农根公甘苦海守，农根公甘苦海守，干香苗四，西凉小
。从一大排出时又会平二群，农根的干香苗近耕平土
的景殊料一许和产韵守，竹文碧，丝一丝一县面，共一共一县不，那根干和韵守
，来回干香苗排大一湖里放去门舞同率暴，来面麦出翻，丁来回炒寒小，且正田用，香
香主口醉，和那个联，那得秋而菜根，里德面报纸，那得
平所聚出，习主农根奇面，农书里同聚守不了，那得齐丑，的农我料一干香苗罪

是香气。

刚出来的青辣椒味道还平，慢慢就辣了。有一种辣椒个头较小，小指头那样大，却十分辣。小说上把敢于说话、个性特别的女子比作“小辣椒”，倒也贴切。还有一种朝天椒，也是辣劲十足，样子就有些倔强，都昂头向着天空，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，吃到嘴里，辣得人透不过气。

秋天，辣椒树的叶子还是青青的，辣椒就一个一个先红了。我们受了母亲的指示，提着撮箕去地里摘，回来在院坝里晒。晒干，拈一个在耳边摇，里面的辣米子沙沙直响。我们把它收回去装进口袋贮存起来。也有用麻线把它们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房梁上的。红红的辣椒吊在房梁上，这在艺术家的眼里是很好的风景，他们拍照，画画，写诗，称赞农民的劳动是怎样的美好。而在我们，没有这么多念头，不过是个收储的方式罢了。

辣椒再辣，也有蛀虫敢在里面生长，所以隔些日子要拿出来晒一晒。当然，挂在房梁上的就不必了，它们一直风吹日晒嘛。

辣椒的植株也不高，跟茄子差不多，二尺上下。

辣椒开细碎的小白花。这花让人有洁净的感觉。

野菜

大地是一个大菜园呢，长了那么多的野菜。小时吃过很多野菜。有一种不起眼的小东西，叫茴香子。把种子撒在什么地方，它就在什么地方生长，不择地势。通常是，上年种过茴香子的地方，第二年又会长出很大一丛。

它的叶子很怪，不是一片一片，而是一丝一丝，像文竹。它的气味有一种刺鼻的香。阴历五月，小麦收回来了，磨出麦面来，母亲叫我们去地里摘一大把茴香子回来，切碎，调进面粉里，用菜油烙饼吃。那个滋味，满口生香。

跟茴香子一样好吃的，还有野葱。它不在菜园里种着，而在野外生长，山坡和平

地上都有。到了春夏,我们去田坝放牛,常常在田边地角看见它的踪影。那些长得茂盛的,我们挖起来,去泥,带回家。母亲炒菜时,用它做佐料,吃起来很香。

椿树的芽——椿树,别的地方有叫香椿的,我们这里叫椿杨树,它的嫩芽也是很好的野菜。春天,菜园里还空旷着,菜没长起来,椿树率先发芽。用椿树芽炒腌菜,或者拌一些豆豉炒来下饭,滋味都很不错。那应该算是春日里最先尝到的美味了。

夏天吃马齿苋。沙地里最多,轻轻一带就起来,很好采摘。回家用热水焯熟,冷却后用佐料凉拌,是佐餐的佳品。

红薯叶子也是好吃的。我们通常用米粉蒸着吃,米粉里调好油盐和其他佐料,和在苕叶里拌好,就可以下锅了。可以单独蒸,也可以闷饭时放在饭锅里顺带蒸好,味道很新鲜。

我们还吃过黄荆树叶。它不是野菜,但我们吃过,也在这里顺便说说。黄荆树是生在山野中的落叶灌木,叶上有长柄,叶片呈掌状分裂。叶子尚嫩时采回来,用开水烫一下,然后用米粉蒸熟,亦可食,但其味苦涩。上世纪七十年代,天旱,地里没收成,山上的野菜都采光了,我们就去树林中抢黄荆树叶——村里人都去摘,动作慢了就没有了,所以是“抢”。

瓜们

南瓜

释名：南瓜四月生苗，藤蔓可长到十余丈，节节有根，附地而生。南瓜的茎，中空，叶如荷叶。开黄花，一根藤上可结瓜十数颗，瓜圆，颜色或绿或黄或红。经霜后收置于暖处，可贮存到次年三、四月。适宜种在肥沃的沙地。

《本草纲目》：南瓜味甘，性温；能补中益气，但多食则发脚气、黄疸。

南瓜的种子如贝，很小，小得会从指缝间溜走。但是一旦种下地，发了芽，就有长长的藤蔓牵出来，一边贴地往前窜，一边生出许多瓜叶。不知不觉间，就铺开一大片绿来。藤蔓上有很多卷须，手一样伸出去，四处摸索，攀上什么了，比如一条桑枝吧，就牢牢缠住。卷须细而长，力气却不小，把向上的枝条拉下来，拉成一个好看的弧。藤蔓就顺势而上，爬上树去。最后，那棵桑树不见了，都让密密的瓜叶给盖住。这时你才惊诧，一粒小小的种子，竟有这样的能量。

过些日子，瓜叶间开出一朵一朵喇叭样的黄花。它们高高地站在树枝上，对着村庄，好像在吹奏什么曲子。

花还没落蒂,就结了一串瓜。先是纽扣大小,后来就风吹似的往大里长,拳头大了,碗大了。瓜叶先还掩着这些嫩嫩的瓜,慢慢就掩不住了,暴露出来,在阳光下亮亮地闪光,惹眼得很。这时站在地边一数,欣喜得心跳——居然有这么多瓜!

嫩瓜的模样很好看,滴溜溜的圆,皮肤嫩得要冒出水来。成天卧在地上,像一群顽皮娃娃。

南瓜好吃,尽人皆知。嫩瓜切成丝,用新鲜的辣椒干炒,味极鲜。也可切成薄片,和别的菜炒,滋味很不错。

瓜好吃,却不可滥采。有一首《黄台瓜词》,把其中的道理说得很明白:“种瓜黄台下,瓜熟子离离。一摘使瓜好,再摘使瓜稀,三摘犹为可,四摘抱蔓归。”

南瓜成熟时,天已凉,得抓紧收获,不然就要烂在地里了。它们的个头比面盆还大,很沉,就是大人,也得用足力气才能搬动,如果是孩子采摘,要两个人抬着才能搬回家去。

成熟的南瓜,色黄,味甜。和大米一起煮食,白里透红,颜色鲜艳,看着眼馋,吃着舒心。熬稀饭时加一些,饭稠,吃起来有一种糯糯的甜。

南瓜是容易储藏的,可以一直存到冬天。一些人家把南瓜切成薄片,晒干,储存到第二年,好度春荒。不过,这是从前的事,现在怕是没人这样做了。

南瓜子,我们叫它瓜米,肉厚,炒熟吃,脆而香。小时候,母亲每次剖瓜,我们总在旁边等着,她把瓜瓢掏出来,我们从中掏出瓜米,用水洗净,铺在笊箕里,拿到后房上去晒。太阳好,晒一天就能干透,太阳软,晒好几天才行。晒干之后,下锅炒熟,凉一凉,去皮,丢进嘴里一嚼,满口生香。

冬瓜

释名:冬月成熟,故名冬瓜。藤上生有卷须,能爬蔓,叶子大,开黄花,果实为球形或长圆柱形。瓜嫩时呈绿色,表皮有毛,熟后呈青色,皮坚厚有粉。